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### 第九回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嘉耦

這回書緊接上回，講得是十三妹向安公子、張金鳳並張老夫妻把已往的原由來歷交代明白，邁步出門，朝外就走。安公子一見慌了，只慌得手足無措。卻不好上前相攔。張老夫妻二人更是沒了主意，也只說得個「姑娘不要忙」。只有張金鳳乖覺，他見十三妹才把話說完，掖上那把雁翎寶刀，頭也不回，抬身就走，他便連忙搶了兩步，搶到十三妹面前，回身迎頭一跪，雙手抱住十三妹兩腿，說：「姐姐那裡去？你此時是去不得的了噯！」安公子同張老夫妻見了，便也一同上前圍著不放。十三妹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們的事是撥弄清楚了，我的話也交代明白了，你們如何還不放我去？」張金鳳道：「我是斷斷不放姐姐去的！」十三妹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且起來。」張金鳳雙關緊抱，把臉靠住了那姑娘的腿，賴住不動，說：「要姐姐說了不去，我才起來。」十三妹用手把他扶起，說：「你且起來，我才說去不去的話。」說著，扶起張金鳳，大家重複歸坐。

只見十三妹笑向大家，指著張老夫妻道：「他二位老人家罷了，你們兩個枉有這等聰明樣子，怎麼也恁般呆氣！你們道我真個要去麼？你看，這等的深更半夜，古廟荒山，雖說救了你兩家性命，這個所在被我鬧得血濺長空，屍橫遍地，請問，就這樣撂下走了，叫你們兩家四個無依無靠的人怎麼處？就便你們等到天亮，各自逃生，大路上也難免有人盤問。這豈不是沒救成你們倒害了你們了麼？就算我是個冒失鬼，鬧了個煙霧塵天，一概不管，甩手走了，你們想想，難道炕上那個黃布包袱我就這等含含糊糊的丟下不成？就算我也丟下不要了，你們只看牆上掛的我這張彈弓——我這張彈弓是銅胎鐵背、鏤銀研金、打一百二十步開外、不同尋常兵器，從我祖父手裡傳流到今，算個傳家至寶；我從十二歲用起，至今不曾離手，難道我也肯丟下他不成？」

張金鳳道：「既如此，姐姐為何忽然說要去呢？」十三妹道：「一則，看看你二人的心思；二則，試試你二人的膽量；三則，我們今日這樁公案，情節過繁，話白過多，萬一日後有人編起書來，這回書找不著個結扣，回頭兒太長。因此我方才說完了話，便站起來要走，作個收場，好讓那作書的借此歇歇筆墨，說書的借此潤潤喉嚨。你們聽聽，有理無理？」

十三妹說明這段話，不但當時在場的大家聽了，把心放下，就連現在聽書的也都說「有理」。

卻說安公子經了這一番喧鬧，又聽了這半日長談，早把那黃布包袱忘在九霄雲外。如今因十三妹提到，他才想起，連忙爬到炕上，雙手抱起來，送到十三妹跟前，放在桌兒上，說：「姑娘，這是你交給我看守著的那個包袱。我聽你說的要緊，方才鬧得那等亂哄哄的，我只怕有些失閃，如今幸而無事，原包交還。姑娘，請收明瞭。」姑娘道：「借重費神，只是我不領情。這東西與我無干，卻是你的。」安公子詫異道：「『這分明是姑娘你方才交給我的，怎生說是我的東西起來？』」

十三妹道：「你聽我說。方才在店裡的時候，你不說你令尊太爺的官項須得五千餘金才能無事麼？如今你囊中止得二千數百兩，才有一半，聽起來，老人家又是位一塵不染、兩袖皆空的。世情如紙，只有錦上添花，誰肯雪中送炭？那一半又向那裡弄去？萬一一時不得措手，後任催得緊，上司逼得嚴，依然不得了事。那時豈不連你這一半的萬苦千辛也前功盡棄？所以今日晌午我在悅來店出去走那一蕩，就是為此。我從店中別後，便忙忙的先到家中，若今晚不得早回的原由稟過母親，一面換了行裝，就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著我提的那位老英雄，要暫借他三千金，了你这樁大事。若論這位英雄的家當，慢說三千金，就是三萬金，他一時也還拿得出來；若論他同我的氣義，莫講三萬金，便是三十萬金，他也甘心情願，我也用得他的。所以他聽見我說個『借』字，就立刻照數的盤出來，問我送到那裡，我說：『不必遣人運送，給我捆載停妥，就揹在我驢兒上帶去罷。』倒虧他的老成見識，說道：『這三千金通共也不過二百來斤，怕不帶去了！但是東西狼狽，路上走著也未免觸眼。』因問我：『是本地用、遠路用？如本地用，有現成的縣城裡字號票子；遠路用，有現成的黃金，帶著豈不簡便些？』我聽他說得有理，就用了他二百兩足色黃金，大約也夠三千銀光景了。」說著，解開那包袱，又把兩封紙包拆開，只見包著二百兩同泰號硃印上色葉金。

安公子還不曾答話，那張老看了，說：「這樣值錢的東西，二百二百的幫人，真可少見！又想的這樣週到！姑娘，你不要真是個菩薩轉世罷？」張老婆兒一旁看了，也不住的點頭咂嘴，說道：「只聽說金子是件寶貝，鍍個冠簪兒啊、丁香兒啊，還得好些錢呢，敢是真有這麼大包的。你看看，黃澄澄的，怪愛人兒。阿彌陀佛！」那張金鳳雖是個鄉村女子，卻天生得不落小家氣象，且此時一心只有個十三妹姐姐，餘事都不在心上，不過遠遠的看了一眼，暗暗的敬服十三妹，略無多言。

只有安公子承這位十三妹姑娘保了資財，救了性命，安了父母，已是喜出望外。如今又見他這番深心厚意，宛轉成全，又是歡忻，又是感激。想起自己一時的不達時務，還把他當作個歹人看待，又加上了一層懊悔，一層羞愧。只管滿臉是笑，不覺得那兩行眼淚就如湧泉一般，流得滿面啼痕。只聽他抽抽噎噎的向那姑娘道：「姑娘，我安驥真無話可說了。自古道『大恩不謝』。此時我倒不能說那些客套虛文，只是我安驥有數的七尺之軀，你叫我今世如何答報！」說著便嗚嗚的哭將起來。張老夫妻看了，也不住的在一旁擦眼抹淚，連張金鳳也不覺滴下淚來。

十三妹道：「大家不必如此。公子，你也且住悲痛，不須介意。要知天下的資財原是天下公共的，不過有這口氣在，替天地流通這樁東西。說這是你的，那是我的，到頭來究竟誰是誰的？只求個現在取之有名，用之得當就是了。用得當，萬金也不算虛花；用得當，一文也叫作枉費。即如這三千金，成全了你一片孝心，老人家半世清名，這就不叫作虛花枉費。不但授者心安，受者心安，連那銀子都算不枉生在天地間了。何況這幾兩銀子，我原說一月必還，又不是白用他的。這一月之內，自有那『沒主兒的錢』送上門來，替你還他，連我也不過作個知情底保的中人。這手來，那手去，你又何必這等較量錙銖？」安公子聽了，只得領受，收好不提。

再講那十三妹這番解囊贈金，又了卻一樁心事，便要商議打發他兩家男女上路的話。只是看看這四個人之中，一個是瘦怯怯的書生，一個是嬌滴滴的女子，那張老夫妻雖然年紀大些，又是一對鄉愚，經了這番大難，一個個嚇得神魂不定，坐立不安，這上路的事情，一時從何商起？想了一想，便對大家說道：「如今諸事已妥，就該計議到你們的上路了。但是要計議大事，先得定了心神，才得週到細密。如今我要不先把你們的心安了，神定了，就說萬言也是無益。大約此時你們心裡第一件，怕這一院子死和尚；第二件，怕有外人來闖破這場人命官司，性命干連；第三件，惹了這場大禍便走了，日後破案，也難免罪誤。我告訴你們：這三樁事都不要緊。人生在世，不過仗著天地的一口氣，及至死了，是個忠臣孝子，義夫節婦，超出輪回，這口氣便去成神；是個平人，這口氣再入輪回，便去作鬼；到了這班混帳和尚，人死燈滅，就想作個鬼也不能。這是第一樁不必怕。再講到這個地方，我方才表過的，前是高山，後是曠野，遠無村，近無鄰，這樣深更半夜，絕沒人來；就便這和尚再有些伙黨找了來，仗我這口刀，多了不能，有個三五百人兒還擋住了。這是第二樁不必怕。至於慮到日後的罪誤官司，我若見不透日後的怎樣收場，也不肯作眼前的這番事業。這是第三樁不必怕。這話不是空談得的，少一時自然要還你們一個憑據。可不知你們四位信得及信不及？」

張老聽了，先說道：「姑娘的話也有個不信的？可是說的咧！不過怕來個人兒闖見，鬧饑荒。鬼可怕他作啥呀？我們作莊稼的，到了青苗在地的時候，那一夜不等地裡守莊稼去，誰見有個鬼耶？」安公子接著說道：「是啊！鬼神者，二氣之良能也。以一氣言，則鬼者，陰之靈也；神者，陽之靈也。以一氣言，則引而伸者為神，返而歸者為鬼，其實一物而已。怕他則甚！怕他則甚！只是姑娘到底怎樣打發我們上路？」十三妹也沒工夫合他掉那酸文，說道：「你且不要忙。如今你們為難的事是都結了，我此刻卻有件為難的事要求你諸位。」

話未說完，安公子先跳起來，道：「姑娘，你有甚麼為難的事，只管說！慢講『上山捉虎，下海擒龍』，就便『赴湯蹈火，碎骨粉身』，我安龍媒此時都敢替你去作！」那十三妹把眼皮兒挑了一挑，說道：「如此，好極了，你就先把這一院子死和尚給我背開他。」安公子聽了，皺著眉，裂著嘴，搖著頭道：「這樁事卻難。」十三妹道：「既這樣，可詐甚麼關兒呢！」

因回頭向張老夫妻道：「這事得求你二位老人家。」張老道：「這背死屍小老兒卻也來不得的呢。」姑娘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難道咱們還管給他打掃地面麼！」那老婆兒問道：「倒底作啥耶？」姑娘道：「我從晌午起，鬧到這時候兒了，這如今便再有這等的五六十里地，我還趕得來，就再有那等的三二十和尚，我也送的了，但是我從吃早飯後到此時，水米沒沾唇，我可餓不起了。想來你們四位也未必不餓。」那老婆兒道：「哎，這大半日，誰見個黃湯辣水來咧！就是這早晚那去買個饅餅子去呢？」姑娘道：「不用買，我方才到廚房裡，見那裡煮的現成的肉，現成的飯，想來是那班和尚的夜消兒，咱們何不替他吃了，也算一場功德。」張老夫妻聽了道：「這敢是好。」

說著，趁著月色，老兩口連忙到廚房裡去整頓。

到了廚房，見那燈也待暗了，火也待乏了，便去剔亮了燈，通開了火。果見那連二灶上靠著一個鍋子，裡頭煮著一蹄肘子，又是兩隻肥雞。大沙鍋裡的飯因坐在腔罐口上，還是熱騰騰的，籠屉裡又蓋著一籠饅頭。那案子上調和作料，一應俱全。二人正在那裡打點，只見安公子也跑來幫著抓撓。張老兒道：「公子，你不能，小心看燙了手！你去等著吃去罷。」

安公子看了看，卻也沒處下手，只得走開。才回到正房，十三妹便問道：「你又作甚麼來了？」安公子道：「那裡用不著我。」

十三妹道：「你看人家，那樣大年紀都在那裡張羅，你難道連剝個蒜也不會麼？」安公子道：「剝蒜我會。」說著，忙忙又跑了去，不提。

卻說那十三妹見他三人都往廚房去了，便拉了張金鳳的手來到西間南炕坐下，這才慢慢的問他幾歲上留的頭，幾歲上裹的腳，學過活計不成，有了婆家沒有。問了半天，怎奈那十三妹只管一長一短的問，那張金鳳只有口裡勉強支應的分兒，卻緊皺雙眉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十三妹心中納悶，說：「妹子，你如今禍退身安，正該歡喜，怎麼倒發起怔來了？」這句話一問，那張金鳳越發臉上青黃不定，索性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起來。把個十三妹急得，拉著他問道：「你不是嚇著了？氣著了？心裡不舒服呀？」張金鳳只是搖頭。

十三妹納了半天的悶兒，忽然明白了，說：「我的姑奶奶！你不是要撒尿哇？」張金鳳聽了這句，才說道：「可不是！只是此刻怎得那裡有個淨桶才好？」十三妹說道：「這麼大人了，要撒尿倒底說呀，怎麼憋著不言語呢！還這麼鑿四方眼兒，一定要使個淨桶。請問一個和尚廟，可那裡給你找馬子去？快跟了我來罷！」說著，攙著張姑娘到東裡間，替他四處一找，一時也找不出個撒尿的傢伙來。一眼看見那和尚的洗臉盆在盆架兒上放著，裡頭還有半盆洗臉水，十三妹姑娘連忙拿到房門口兒，潑在當院子裡，進來便把那洗臉盆放在靠牀沿跟前，催著他小解。張金鳳見了，這才忙忙的袖手進去解下裙子，退了中衣，用外面長衣蓋嚴，然後蹲下去鴉雀無聲的小解。一時完事，因向十三妹道：「姐姐不方便麼？」十三妹道：「真個的，我也撒一泡不咱。」因低頭看了一眼，見那臉盆裡張姑娘的一泡尿不差甚麼就裝滿了。他便伸手端起來，也潑在院子裡，重新拿進房來小解。這位姑娘的小解法就與那金鳳姑娘大不相同了，渾身上下本就只一件短襖，一條褲子，莫說裙子，連件長衣也不曾穿著。只見雙手拉下中衣，還不曾蹲好，就嘩啦啦鏘啷啷的撒將起來。張金鳳從旁看著，心裡暗暗的說道：「看他俏生生的這兩條腿兒，雪白粉嫩，同我一般，怎麼會有這樣的武藝、這樣的氣力？真也令人納罕！」

說話間，十三妹站起整理中衣，張金鳳便要去倒那盆子。十三妹道：「那還倒他作甚麼呀？給他放在盆架兒上罷。」

且住！說書的，這十三妹既是一位正氣不過的俠女，你為何這等唐突他起來？列公，非唐突也。一則，是這位姑娘生性豪爽，一片天真，從不會學那小家女子遮遮掩掩，扭扭捏捏；二則，兩個女孩兒在一處，本沒有甚麼避諱；三則，姑娘的這泡尿大約也是憋急了，這叫作「鳳火事兒，斯文不來」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那張金鳳整好衣裙，仍同十三妹回到西間坐下，此時氣兒也緩過來了，臉兒也有紅似白的了。兩個人才掩上房門，一問一答的談起心來。談到婆家那裡，張姑娘又低了頭，含羞不語。十三妹道：「這男婚女嫁是人生大禮，世上這些女孩兒可臊的是甚麼，我本就不懂！好妹妹，我是個急性子人，你有話爽爽快快的說，不許愜我。」張金鳳只得紅著臉說了一句：「還沒有呢。」十三妹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，可不怕你思量。我聽見說，你們居鄉的人兒都是從小兒就說婆婆家，還有十一二歲就給人家童養去的，怎麼妹妹的大事還沒定呢？」張金鳳道：「這也有個緣故。只因我爹媽膝下無兒，想要招贅；又因我叔叔臨危再三囑咐說：『一定要揀一個讀書種子。』因此還不曾定。」

十三妹道：「噯喲！這鄉村地方兒，可那裡去找個真讀書種子呢？就有，也不過是個平等鄉愚，如何消受得妹子你起？」

說著，低頭想了一想，又道：「妹子，既如此，姐姐給你做個媒，提一門親，如何？」張金鳳聽了，低下頭去，又不言語。

十三妹站起來，拍著他的肩膀兒說：「不許害羞，說話。」張金鳳悄聲道：「姐姐，你叫我怎樣個說法？此時爹媽是甚麼樣的心緒？妹子是甚麼樣的時運？況這途路之中那裡還提得到此？」十三妹道：「你這話，我聽出來了，想是不知我說的是個甚麼人家兒，甚麼人物兒。我索性明明白白的告訴你：我要給你提的，就是你方才見的這個安公子。你瞧瞧，門戶兒、模樣兒、人品兒、心地兒，大約也還配得上妹妹你罷？」

這張金鳳再也想不到十三妹提的就是眼前這個人，霎時間羞得他面起紅雲，眉含春色，要住不好，要躲不好，只得扭過頭去。怎當得十三妹定要問他個牙白口清，急得無法，說道：「姐姐，這事要爹媽作主，怎生的只管問起妹子來？」十三妹道：「自然要他二位老人家作主，何消說得，只是我先要問你個願意不願意？」那張金鳳此時被十三妹磨的，也不知嘴裡是酸是甜，心裡是悲是喜，只覺得胸口裡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，緊咬著牙，始終一聲兒不言語。倒把個十三妹怙的沒法兒了。因說道：「我看這句話大約是問不出你來了。你瞧，我也認得幾個字兒。」說著，走到堂屋裡，把那桌子上茶壺裡的茶倒了半碗過來，蘸著那茶在炕桌上寫了兩行字。張金鳳偷眼一看，只見寫的一行是「願意」兩個字，一行是「不願意」三個字。只聽十三妹笑道：「妹妹，來罷！你要願意，就把那『不願意』三個字抹了去，留『願意』兩個字；你要不願意，就把那『願意』兩個字抹了去，留『不願意』三個字。這沒甚麼為難的罷？」說著，便去拉張金鳳的手。

那張姑娘那裡肯伸手去抹那字？只是怎禁得十三妹的勁大，被拉不過，只得隨手一陣亂抹，不想可巧恰恰的把個『不』字抹了去。十三妹嘻嘻的笑道：「哦！單把個『不』字兒抹去了，這的是『願意』、『願意』，是不是？果然如此，好極了。這件事交給姐姐，保管你稱心如意！」這張金鳳姑娘被十三妹纏磨了半日，臉上雖然十分的下不來，心上卻是二十分的過不去。只在這『過不去』的上頭，不免又生出一段疑惑來。

你道這是甚麼緣故？這張金鳳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他心裡想著：「要論安公子的才貌品學，自然不必講是個上等人了。尤其難得的是眼見他的相貌，耳聽他的言談——見他相貌端莊，就可知他的性情；聽他言談儒雅，就可知他的學問，更與那傳說風聞的不同。然雖知此，一個人既作了個女孩兒，這條身子比精金美玉還尊貴，縱然遇見潘安、子建一流人物，也只好『發乎情，止乎禮』。但是『止乎禮』是人人有法兒的，要說不准他『發乎情』雖聖賢仙佛，也沒法兒。所苦的是這『情』字兒，雖到海枯石爛，也只好擱在心裡，斷斷說不出口來。便是女孩兒家不識羞說出口來，這事也不是求得人的，也不是旁人包辦得來的。不想今日無端的萍水相逢，碰見了這個十三妹，第一件，先從泥裡救了我的性命，第二件，便從意外算到我的終身。這等才貌雙全的一個安公子，他還恐怕我有個不願意，要問我個牙白口清，還不許不說，這個人心地的厚，腸子的熱，也算到了頭兒了。只是他也是個女孩兒，俗語說的：『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』若說照安公子這等的人物他還看不入眼，這眼界也就太高了，不是情理；若說他既看得入眼，這心就同枯木死灰，絲毫不動，這心地也就太冷了，更不是情理；若說一樣的動心，把這等終身要緊的大事、百年難遇的良緣，倒扔開自己，雙手送給我這樣一個初次見面旁不相干的張金鳳，尤其不是情理。這段緣故，叫人實在不能不疑。莫非他心裡有這段姻緣，自己不好開口，卻『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』，先說定了我的事，然後好借重我爹媽給他作個月下老人，聯成一牀三好，

也定不得。若果如此，我不但不好辜負他這番美意，更得體貼他這片苦心，才報的過他來。只是我怎麼個問法兒呢？」

這張姑娘只管如此心問口、口問心的一番盤算，臉上那種為難的樣子，比方才憋著那泡尿還露著為難。忍不住，趕著十三妹叫了一聲：「姐姐！」說道：「姐姐，妹子雖則念了幾年書，也知道了古往今來的幾個人物，幾樁公案，只是有一個典故心裡始終不得明白，要請教姐姐。」十三妹早聽出他話裡有話，笑問道：「你且說來我聽。」張金鳳道：「記得那《大乘經》上講的，我佛未成佛以前，在深山參修正果，見那虎餓了，便割下自己的肉來喂虎；見那鷹餓了，便剝出自己的腸子來喂鷹。果然如此，那我佛的慈悲，真算得愛及飛禽走獸了；只是他自己不顧他自己的皮肉肝腸，這是個甚麼意思？」

列公，這句話要問一個村姑蠢婦，那自然就一世也莫想明白了。這十三妹本是個玲瓏剔透的人，他那聰明正合張金鳳針鋒相對。聽了這話，冷笑了一聲，接著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妹子，你可記得《漢書》有兩句話道的最好，道是：『可為知者道，難為俗人言』。你我雖是傾蓋之交，你也算得我一個知己了。但是作姐姐的心事更自不同，只可為自己道，難為知者言。總而言之句話：慢說跟前這樣的美滿良緣，大約這人世上的『姻緣』二字，今生於我無分！」張金鳳聽了這段話，更加狐疑，還要往下問，只聽安公子在院子裡說道：「嘎，嘎，好燙！快開門！」說著，只見他捧著一盤子熱騰騰的饅頭，推門放在桌子上。他姐妹兩個就連忙把話掩住不提。

緊接著張老夫妻把煮的肘子、肥雞，連飯鍋、小菜、醬油、蒜片、飯碗、匙箸，分作兩三蕩都搬運了來，分作兩桌。

安公子同張老在堂屋地桌上，張金鳳母女同十三妹在西間炕桌上。張老又把菜刀、案板也拿來，把那肘子切作兩盤分開。

十三妹道：「那兩隻雞不用切了，咱們撕了吃罷。」安公子聽見，就要下手去撕。十三妹想起他那兩隻手是方才擰尿褲襠的，連忙攔他道：「你那兩隻手算了罷！」安公子聽了，說：「等我洗洗去。」說著，跑到東屋裡，在那洗臉盆裡就洗。十三妹嚷道：「用不著你多事！你不用在那盆裡洗手！」安公子說：「不怕，水不涼，這是我才剛擦臉的，還溫和呢！」把個張金鳳急的又是害羞，又是要笑，只得掉過頭去。十三妹轉毫不在意，如同沒事人一般，只說了句：「你就洗了手，我也不准你動！」

說話間，那張老婆兒已經把兩隻肥雞撕作兩盤子放好。他老兩口兒餓了一天，各各飽餐一頓，張姑娘、安公子也吃了些，只有十三妹姑娘風捲雲殘吃了七個饅頭，還找補了四碗半飯，這才放下筷子道：「得了，我這肚子裡是一點兒不為難了。咱們打仗啊？上路啊？商量罷。」張老道：「等我先把傢伙先揀下去，歸著歸著。」十三妹道：「還管他歸著傢伙嗎！你老人家倒是沏壺茶來罷。」張老一面去沏茶，安公子幫著張老婆兒忙著把傢伙都撤去，都堆在廊下。一時，茶來了，大家漱口喝茶。張姑娘同母親這才在窗台兒上各人找著自己的煙荷包、煙袋，吃了一袋煙。大家照舊在堂屋裡歸坐已畢。

十三妹對眾人說道：「飯兒是吃在肚子裡了，上路的主意我也有了，就是得先合你兩家商量。你兩家四位裡頭，一邊是到上路去的，一邊是到上路去的，兩頭兒都得我護送。我縱有天大的本事，我可不曾分身法兒。我先護送你們那一頭兒好？」安公子道：「姑娘先許的送我，自然是送了我。」十三妹道：「這是你的主意。人家爺兒三個呢，在這廟裡餓著，等人命官司？」安公子道：「不然。他有爺兒三個，還怕路上沒照應不成？」十三妹道：「夢話！這裡弄了這樣一個『大未完』，自然得趁天不亮走，半夜裡難免不撞著歹人。即或幸而無事，你瞧，這爺兒三個，老的老，少的少，男的男，女的女，露頭露腦，走到大路上，算一群逃難的，還是算一群拍花的呢？遇見個眼明手快作公的，有個不盤問的嗎？一盤問，有個不出岔兒的嗎？你算是沒事了，你也想想，這句話說的出口呀！」說畢，也不合他再談。回頭問著張老夫妻說：「你二位老人家的意思怎麼樣？」

二人還未及答言，張金鳳是個有心事的，他可把正話兒反說著，便對十三妹道：「姐姐原是為救安公子而來，如今自然送佛送到西天。我爺兒三個托安公子的一點福星，蒙姐姐救了性命，已經是萬分之幸，不見得此去再有甚麼意外的事；即或有事，這也是命中造定，真個的，叫姐姐管我們一輩子不成？」十三妹也不搭言，又回轉頭來向著安公子道：「你聽聽人家，這才叫話。你聽著臉上也下得來呀？」心裡也過的去呀？」把個安公子問的諾諾連聲，不敢回答。

只見十三妹欠身離坐，向張老夫妻道：「這樁事卻得你二位老人家作主。要得安然無事，除非把你兩家合成一家，我一個人兒就好照顧了。」張老道：「怎麼合成一家呢？」十三妹道：「如今且把上路的話擱起，我的意思，要先給我這妹妹提門親，給你二位老人家招贅個女婿，可不知你二位願意不願意？」張金鳳聽了，站起來就走。十三妹離坐一把拉住，按在身旁坐下，說：「不許跑。」把個張姑娘羞的無地自容，坐又不是，走又不能，只得聽他父親說道：「姑娘，我一家子的性命都是你給的，你說甚麼有個不願意的！只是這個地方，這個時候，那裡去說親去呀？」十三妹道：「遠不在千里，近只在目前。」因指著安公子道：「就是他。你二位相看相看，中意不中意？」張老跳起來到：「姑娘，這是啥話！他是個官宦人家，我是個鄉老兒，怎麼攀配得起？罪過！罪過！」十三妹道：「這話你們不用管，只說願意不願意？」張老聽了，瞅著老婆兒，老婆兒瞅著女兒，一時老兩口兒大不得主意起來。十三妹道：「不用問你們姑娘，『在家從父，嫁從夫』，願意不願意，由不得他作主。」老婆兒道：「好還怕不好喂！只是俺們拿啥賠送呢？」十三妹道：「這話你們也不必管。就只成不成的一句話，不用猶疑。」張老心裡戰兢了半日，說道：「姑娘，這話這麼說罷：我們公母倆是千肯萬肯的咧，可是倒踏門兒的女婿我們才敢應聲兒呢。再這話，也得問問安公子。」十三妹道：「這事在我。」因含笑先拍了張金鳳一把，說：「姑奶奶，我喝定了你的謝媒茶了！」這才叫了聲「安公子」，說道：「你大概沒甚麼推辭罷？」

誰想安公子起初見這位姑娘且不商量上路，百忙裡要給張金鳳說親，已經覺得離奇；及至聽見說到自己身上，更加詫異。心裡一想：「這可又是件糟事！我從幼兒的毛病兒，見個生眼兒的娘兒們，就沒說話先紅臉，再要聽見說媳婦兒，那更了不得了。今日同這二位混，混了半夜，好容易臉不紅了，這時候忽然又給說起媳婦來！就說媳婦兒也罷，也有這樣『當面鼓，對面鑼』的說親的嗎？這位媒人的脾氣兒還帶著是不容人說話，這可怎麼好？我看這事比方才那和尚讓酒還累贅！」

這小爺正在那裡心裡為難，聽十三妹如此一問，他趕緊站起，連連的擺手說：「姑娘，這事斷斷不可！」十三妹道：「哦，不可？想是你嫌我這妹妹醜？」安公子道：「非也。從來『娶妻娶德，選妾選色』。那戰國的齊宣王也曾娶過無鹽，蜀漢的諸葛武侯也曾娶過黃承彥之女，都是奇醜無對的。究竟這二位淑女相夫，一個作了英主，一個作了賢相，醜又何妨！況且這張家姑娘是何等的天人相貌，那裡還說到得個『醜』字？不為此！」

十三妹道：「既不為此，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窮？」安公子道：「更非也。自古『濁富莫如清貧』。我夫子也曾說過：『富貴貧賤皆須以道得之。』這『貧富』二字原是市井小人的見識，豈是君子談得的？窮又何妨！也不為此！」

十三妹道：「也不為此，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家裡沒根基？」安公子道：「尤其非也。姑娘，你這等一位高明人，難道連那『瑤草無塵根』的這句話也不曉得？這『根基』兩個字不在門庭家世上講，要在心地品行上講的。你只看張家姑娘這等的玉潔冰清，可是沒根基的人做得來的？不為此！不為此！」

十三妹道：「你這話我聽出來了，一定是你已經定下親事了！這又何妨？像你這等的世家，三妻四妾的盡有，也沒有甚麼『斷斷不可』的去處呀。」安公子急的搖頭道：「不曾，不曾，我並不曾定下親事。」十三妹笑道：「既不曾定親，問著你，你這也『飛也』，那也『飛也』，盡著飛來飛去，可把我飛暈了。倒是你自己說說罷！」

安公子才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安驥此番拋棄功名，折變產業，離鄉背井，冒雨衝風，為著何來？為的是父親身在縲紲之中。我早到一日，老人家早安一日。不想我在途中忽然的主僕分離，到此地又險些兒性命不保，若不虧姑娘趕來搭救我，雖死也作個不孝之鬼。如今得了殘生，又承姑娘的厚贈，恨不得立刻就飛到父親跟前才好，那裡還有閒工夫作這等沒要緊的勾當？況且父親的待我，雖然百般愛惜，教訓起來卻是十分嚴厲。今日這樁事若不稟命而行，萬一日後父親有個不然起來，我何以處張金鳳姑娘？又何以對姑娘你？姑娘，這事斷斷不可！」

十三妹聽安公子的話，說得有裡有面，近情近理，待要駁他，一時卻駁不倒。無如此時自己是騎著老虎過海——可真下不來

了。只得勉強冷笑一聲，說：「我的少爺，你這可是看鼓兒詞看邪了。你大概就把這個叫作『臨陣收妻』。你聽我告訴你：你要說為老人家的事，如今銀子是有了，我既說過保你個人財無恙，骨肉重逢，這話自然要說到那裡作到那裡。你要說定親這件事『沒要緊』，自古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，況且俗語說的『過了這個村兒，沒這個店兒』，你要再找我妹妹這麼一個人兒，只怕你走遍天下，打著燈籠也沒處找去。你要說慮到老人家日後有個不允，據我聽你講起你家太爺的光景來，一定是一位品學兼優閱歷通達的老輩，斷不像你這樣古執不通。慢說見了我妹妹這等德言工貌的全才，就聽見我這等的癡傻呆呆的作事，都沒有個不允的理，你放心。況且，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了，只有成的理，沒有破的理。你以為可，也是這樣定了；你以為不可，也是這樣定了！你可知些進退？」

張老夫妻一旁看了，自然不好搭話，張金鳳更是萬分的作難。不想死心眼兒的遇見死心眼兒的了，只見安公子氣昂昂的高聲說道：「姑娘，不可如此！『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』我安驥寧可負了姑娘，作個無義人，絕不敢背了父母，作個不孝子。這事斷斷不能從命！」

十三妹聽了，登時把兩道蛾眉一豎，說：「不信你就講的這等決裂！很好，你既不能從命，我也不敢承情，算我年輕好事，冒失糊塗。我是沒得說了，只怕有個主兒，你倒未必合他講的過去！」安公子道：「憑他甚麼主兒，難道還好強人所難不成！便是這等，我也不妨合他去講。」十三妹聽了這話，滿臉怒容，更不答話，一伸手，從桌子上綽起那把雁翎寶刀來，在燈前一擺，說：

「就是我這把刀！要問問你這事到底是可，是『不可』？還是『斷斷不可』？」說話間，只見他單臂一揚，把刀往上一舉，撲了安公子去，對準頂門往下就砍。這正是：

信有雲囊稱月老，何妨白刃代紅絲？

要知安公子性命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